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二

君道二

養　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章綸

一養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乎人君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萬民之所仰望　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

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遣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天地宗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下鑒觀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戒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一曰論政臣聞

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

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
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列聖爲法
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
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奏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
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一
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
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
孝弟者百行之本衆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
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
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

侍薄太后疾百日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皆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

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
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
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
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
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
臣觀之是後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兹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素徽勤儉之德
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 世子母杭氏爲皇后是固所以

正大綱明大倫而中宮之位久曠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遽因以薨不勝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 后汪氏於正宮則妃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伏望 皇上推念同氣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係天下之望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藹然慈愛悅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仁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條陳時政疏　商輅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自古人君崇正

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亂之變載諸史冊歷歷可鑒仰惟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傾留意佛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爲誠謂內府一次修齋街市一次擾攘中間委曲誰敢直言伏望裁去內府修齋如遇節令止於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近來聖旨行於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僞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今後凡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官傳旨庶幾命出於一而事可稽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爲泰不交則否稽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論議政事者君臣情通故能以知今皇上視朝則退端拱九重不接大臣於便殿天下生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耶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伏望日御便殿召忠直有識者商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則聽覽先熟矣四曰慎爵賞爵賞者人君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故欲服人之心莫若慎爵慎賞罰尤莫先循舊典守成憲凡所行必依古訓式率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得官職者此私濫與也有罰不該死罪而死者

罪不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此非成憲也伏望斷獄慎刑惟謹典成
憲是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蒙彰五曰納諫[illegible]夫日有萬幾而事有
萬變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來何由一一當理昔成[illegible]伊尹以從諫弗咈
長成湯傅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者亦
必以聽[illegible]納諫為首事伏望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
虛心屈己聽受群臣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切[illegible]勿忽其[illegible][illegible]有當
理即賜施行如此則下情[illegible][illegible]以上通六曰勵官守書不云
乎臣作朕股肱耳目又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非股
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
目明見不謬則元首尊安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

事多因循或未至於決裂而嫌於猶豫必有行已[illegible]而不知
拊[illegible]偷安而不敢公言下人[illegible]人
矣[illegible]乃[illegible]不使之再[illegible]
作[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人不[illegible]以[illegible]無所[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者[illegible]而
邪[illegible]一曰[illegible]三

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獄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於耕
種其有巧立名色科歛掊尅軍民財物者乞嚴加禁治如
此則軍民各得其所凡此七事皆出輿論言之似煩行之
有益伏望 皇上斷自聖心而力行之

再上時政疏　　商輅

臣嘗舉政事之當興[illegible]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
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
夫貨財軍國所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
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潦飢荒何以賑濟故
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爲本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爲下

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銷行多估價直又番僧授職在彼土官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近京門住者往往自稱綱禪師僭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張給與金印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勑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識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並帶監賣其餘悉令在彼貨賣番僧除官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

印信合令杳取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幾處發遣如此廢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琢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必取於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十倍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況水陸萬里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良由有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

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民於又安中
國感格遠人之道無術之公大臣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
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臣不
敢遠引前代代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
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
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
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知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心即　太
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
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伏覩明　詔在廷文武群臣

凡政治缺失悉陳以開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愆戾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伏惟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災異必下詔寛恤于京師或值災變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欽恤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辯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繫年含冤死於刑獄者乎此在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勑法司推選諳練刑名

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御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鼛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茲者脩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慮深且虔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俯察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將預借陜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税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

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夜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
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後踵前跡民何以堪近
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勑戶部
查算彼處各倉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勁
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子粒採
打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裡
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料撥起運收貯或將
在官贓罰銀兩逕起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
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延綏宣府
大同雖未經用　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儲充實

殃不臨期悞事至如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蒲都[illegible]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道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況居庸通州至紫荊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逐年點閘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行戶部奏選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壕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

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保腹似有警應用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先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變蠻族存亡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其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苟拘有負委任

政治終始疏

彭韶

昔唐太宗特魏徵獻言有曰　陛下志氣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應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東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亦爲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

至明君俯念四海為家之義以時裁正俾彝倫攸敘則陰
陽不調災害不彌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
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大小名數將
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
科少有加罪所求則得所請輒從此嚴防之意未終也夫
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以預外事使成輕重臣伏見　陛下
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
遵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
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
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

諸人爭求珍異以充　進貢海内臣工廣寶貨有懷心效者又
詔鎮守内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此
持儉之德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
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庶而民足今剝取
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
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
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
用人之慎有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内郡流移而公卿輔
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藝業及其致仕恩澤又
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

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　因竊議此用人之道未終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有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將何頼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

時政議　　蔡湝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庚癸之數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

可伏天之奇其為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苟安忽廢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塲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 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 朝廷既正羣僚自固黎庶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 清寧宮災 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 皇上所得小廝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懲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

川相彌縫宜使皆得無畏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余何論所指目其爲姦之首其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况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深知然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罰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罰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亦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貴至愚至

灕士風如此民力之阨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官斯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　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養者乃多充　於廝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廢騎一至而逸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昔權四夷爲足廢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捄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

有非必能此紀綱之大機而　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
審悟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豈
若無事於再舉者而聚與三爲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
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
擿發使孫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欲乞全其女命唐
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赦叛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
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況以今日堂堂天
朝幅員萬餘里爲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
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
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蔡確華[illegible][illegible]

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爲美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将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脈擧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辭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不外乎眞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一書者眞聖學之筌蹄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

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容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 朝廷之不治不患將帥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其當救爲尤甚急蓋 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 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實莫之足

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當恣之逸遊非親得傷於矢石之閒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按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稽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嘗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

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餉亦在
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
務也

培養聖德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煙火等詩以為上元玩樂之具臣等
竊議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進心經術邁跡堯舜
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
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休息又
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橋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

言而遂寢節令曷樂每歲常例也一聞是臣之疏而隨罷
復因災異　勑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
耳聞未嘗不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
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所不爲則煙火之事決
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
下欲極孝養養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
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覩　兩宮母
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棄天下之珍奇玩
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爲樂哉况今兩廣韃靖四
川未寧遼東雖已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貫臣庶不可置之

度外比齊毛里孫包藏蜂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常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之計無所出可為寒心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此正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日供奉文字然駢儷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東鄰條載之教坊歌詞以為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諸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

戮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自取僭慢不敬之罪哉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樂乃細故耳此不足爲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如此一事廢常之漸又何以[illegible]則他日之甚於

比者將無不至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伏願[illegible]鈸之[illegible]採芻蕘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聚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境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一享太平無疆之休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李亶

切惟天下之治在於君心之正君心正則萬事理矣 陛下嗣位大寶二十餘年資鴻儒以爲輔延史臣以進講其於正心之說無不明而念慮之間亦無不正今但人心易私道心易微擾之以私攻之以欲未有不喪其真而失其正者況一日萬機心不能定事何由理 陛下欲求正理先辟邪心如神仙佛老之說燒煉脩養之術私外戚納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之屬皆 陛下素所游戲者也加以宦官宮妾左右近習有欲苟藉寵者欲保身家而誘之以蕩上心逢君意則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鳴呼幾希自今 陛下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禮異端絕而不談

俯燥置而不講聲色非理不可邇也貨利非義不可殖也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淫巧不作而便嬖倖臣擯斥之驅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道大開言路獻納忠良然後此心不為彼所動而亦大光明之體不失矣以之宰萬事制萬機無不可以之澧厥職禄各治無不可出是可以澤天下而垂裕後世矣故臣以此為人君當修之首務也其日篤恩義以親宗族收舊官以重任使惜名器以杜僥倖絕珍玩以養淵體別賢否以隆治效撫流民以弭大患恤饑民以固國本整遊術以固藩離納諫臣以旌賢皆正心之所推也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易僞而難知乎數變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窮而不安乎守令害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 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

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覺恤事件公然廢
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項肆意重複徵收其他姦弊百孔
千瘡皆政不修虛文恩恣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
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
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被太平之治何可期伏望 皇
上特降 勅[illegible]天下巡撫巡按將各有司繩愆糾繆
便朝有善政必公於[illegible]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
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首行事
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
以強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禍福為慮則所謂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為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數年之間不聞直言聽聞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之賜叮嚀戒諭令其候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陳善之遠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貴幸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拔其類而起其情態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敢言敢為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

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職業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遂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縱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參究罷黜以爲尸位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誤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

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 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為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文其於脩已以安民脩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為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 宸聽不勝兢業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切惟帝王為政恃權與法權貴乎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乎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與權分於上法玩於下雖堯舜為君稷契為

臣徒弊精神何益治理恭惟 皇帝陛下英武夙聞仁孝懋著 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挈無由舉張往事難追多言徒贅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爲 陛下言之且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齊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廢大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援引躐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讒謗遠竄遐荒遂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

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咨訪
渠魁明彰 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
宜博選大臣諳練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
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
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辨故國制盡舉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己私
不恤 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僭踰無告者
雖小嫌必深鉤能患及奸究之稚養成傾頹之俗紀綱盡
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堂擬公卿之用奇技淫
巧漸成上侈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

憲貴律必懲宗強閉敝廢殊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
禮度明而小人不敢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
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致化大行無資
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中自許年力未衰尚
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
兼優才識論其全德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願
陛下起竑等還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
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爲然若俗移人豪傑不免
惟茲臣庶不盡解愚位卑言出禍隨動先咎累故局促轅
下之駒假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飛此窘形亦知過於尸

辰奸詭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幾其危疑斯為下品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群寮其間素分不才苟心無恥罔上營私蔽天害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少勵上風用彰　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赦以溫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以圖資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況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詼諧之臣以武帝為君乃陳規論守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竭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世誘致既附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則位不乏才世多稱德況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

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遂延駭聞莫不驚駭伏願　陛下再須温詔虛衷直言不陷奸謀益彰聖德俾彼知人心之不可誣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是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必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務容以加其意謀討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猷謀可采者獎其情而勿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抵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間及必以前事中

傷如有嫌疑必　賜斥特乞對上臣草茅新進稍無怨讎豈不自諒巫爾狂瞽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實相關隱默護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愚衷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一曰崇眞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

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爲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

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閒也所謂眞儒者學以爲已知而能行不爲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今日之經筵勸講之臣其爲眞儒耶抑爲俗儒耶果眞儒也必能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 聖質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何憂 聖學之不成 君德之不盛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讒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

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眞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爲治莫先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願治之盛心行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爲　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採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物之德有經世之才果誠當代之大賢宜爲王夫

文移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僧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爲其才略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未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

世之繁放縱忌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爲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言不爲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形衰未給果不能出亦望 陛下念已受人使之詳陳其裕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 朝廷矣況其所知必有才良行修曉達治體者 陛下令其一一擧之以充國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治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

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爲
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
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
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至於京
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爲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
餼䘏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
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
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
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擧私議如經筵則
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擧

今日之經筵一 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黜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況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竪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

啓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製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

供養升飲食諸物禮儀供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搆宦豎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熏灼傾動朝野引用羣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

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肯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王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誅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之靈　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准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共謀遂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

故不使在側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令大小內官一遵　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鎗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贓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

聽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罔不徹姦贓官吏自不能容廢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去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贓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鎮撫又有巡按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撓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貪姦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

私當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握權之寵嬖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　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邀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　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　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伏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願爲姦宄之地　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

倚任之乎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君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非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遵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亡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絶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遺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

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群臣稱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歎　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未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歎　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

難而為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
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
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為一
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
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
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
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
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紹洪
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頹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 聖心故奢靡不律者多違國法僭踰之制僭擬 朝廷其禮之奢十倍踰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二行之以教化天下而

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矣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此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濫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狥俗尚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少而燃紙幡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 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為萬世之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秪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妄為形貌而仍用 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為廟宇妄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

諂瀆而汚穢之乎曾地如斯已爲非禮況岱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代閻羅之形判燒舂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僥倖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羽之廟秖宜建于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通祀于天下若以爲關羽平生忠義可爲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度德而遠過羽者多矣何獨於羽乃宜如此哉又如眞武本爲玄武宋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爲廟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爲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折毀之淫祠遍天之下不

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對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蠹民俗之甚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心官吏多奔競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僞此又 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 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亦爲不少自 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

慨此失人倫淫靡鄙陋之徒起紛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
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　朝廷之上
宴享之間也哉　上心存朝廷亦已甚矣尚以惑人心之
和協吶派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況其院本雜劇之
類皆多淫邪戲慢之爲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
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故唐宋明元以
來因循未革之流弊也夫以　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
以爲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
莫覺其失甚至開建戲場歛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
男女雜處姦淫以起淫亂之俗所以日熾不禁止是皆

聖朝之實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婦女學習淫蕩人心壞亂
風俗比之上所云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聖明洞察此果
安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淵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
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 國光
勃然興起若發剿周而弗以之說自息何世道可談為
三代以齊涼織之物而為天下之陋俗耶況此等婦媼所
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
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路道故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
往往墮此陷阱之中況富渠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
愚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然恥既無浴財耗盡上不顧父

毋下不䘏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
至於劫財殺人不畏 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
禍可勝言哉且 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
不全其倫凡此殘傷固為 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
畜之使其子孫永陷毀殘之惡而略不傷惻之乎恭惟
陛下稟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
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
之政所牽制不為常人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
昏喪祭之禮禁淫祀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

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 御製性理大全等書

乞命 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

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

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

拔去病根而不爲依從之惑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

爲因循之政禮樂化大行於必崇尙德教而使之行禮

法之末一者必嚴懲改令禁之一凡今俗弊一一痛革

則上自 朝廷下逮四海莫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

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

劇其可革者則嚴爲定法而永禁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

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恥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　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　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杌棿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　祖

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亟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檟而養樲棘為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樲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為孝則 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竊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而决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保治疏　　陳音

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不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　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雖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澹然如天開日朗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　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　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

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無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翰林院脩撰羅倫編脩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懷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爲侍從徵陳獻章寘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 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咈殷業由隆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擯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徵等評事章懋等復

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覆仍 勅自今羣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所隱諱雖狂悖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而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 四曰闢異端所謂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無非苟述猶負人名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濫溢居頗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賞仍 詔自今有請循造寺觀者 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